

靜觀與超越－劉善恆的造境視界

廖新田

國立台灣藝術大學藝術管理與文化政策研究所教授 前國立歷史博物館(台灣)館長、澳洲國家大學榮譽教授

虛實相生

劉善恆的藝術創作在丹下健三的建築空間展出，本身就是一場虛與實的對話，耐人尋味。這座獨特的博物館在基礎造型、素器材質的巧妙構合下顯得如此純淨肅穆，呈現出「類宗教」的神聖性（sanctity）與滌淨感（catharsis）。藝術家劉善恆此次展覽以「虛室・生白」為主題，「虛室」與丹下健三的空間營造理念共鳴，能看出其精神包含「泛東方」的自然哲思：亞洲文化強調「實」乃「虛」之介面，「虛」為「實」之內涵；以外為內，內外相通，互為表裡，相生又相剋。「虛思維」是必要的。「虛空」並非「虛無」，前者積極容納身體、引發行動，後者則是消極的、退縮的。

「虛室」與虛實的中文發音極為相近，閱讀時讓人聯想到換喻的雙重意義。「虛室」開啟了身體與思維的新作為，掏空之後再填滿、滿溢之後再清除…如此生生不息。在藝術家設計的「虛室」裡，人們重新凝視自我、安頓身心。觀自在，自在觀之。當這座博物館在波光粼粼的水面上緩緩升起，「虛室・生白」裝置作品中的水氣與雲霧，象徵著柔軟與堅硬的特質交錯，或許可以視為一種陰與陽的展現。老子道德經有言：「上善若水。水利萬物而不爭，處眾人之所惡，故幾於道。」中國道家倡導以柔克剛，虛空間似水柔情，最能與萬物緊密嵌合又無礙自在，真善美的最高境界。巧合的是，劉先生的中文名字裡也有「善」，與水的關係密切。

計白當黑、無為自然

「虛室・生白」中的第二個主題「生白」，除了與法國尼斯亞洲美術館的純白主調呼應，也遙遙迴盪著「泛東方」傳統藝術的呼喚：書法中可見的黑色線條所交錯而成的不可見白色空間才是關鍵所在。又例如，水墨畫的「留白」乃呈現氣韻生動的場域，營造生命節奏與美學韻律。一幅山水畫裡，空白暗示著雲氣、流水貫穿，是「留」的構思，是「氣韻生動」的醞釀。白是黑的載體，「無」是「有」之源。「當黑」容易「生白」難——前者佔有，是一種強勢作為；後者揖讓，觀照全局，思慮關係。「計白當黑」也是水墨中「以退為進」的策略與態度。劉善恆在作品中挪用(appropriation)這種意境並且予以再昇華(sublimation)，他的「留白」與「氣韻生動」緣起於自然。畫面中的天地乃某處存在過的「虛」與「實」靈動交錯瞬間，並非由藝術家主體全然宰制，此方式與「無為自然」的哲學觀有內在的呼應。

空白是美感愉悅 (hedonism) 的來源之一，當康德的無利益效應 (disinterestedness) 發生，人們的大腦不必為生存與認知工作，放鬆的狀態於焉而生。例如，面對殘荷一景，眼前是一片形式之美，跨越利益的慾求而讓想像當下主宰身體感受。劉善恆不認為藝術經驗以敘述性的過程來完成，藝術是當下的感知體驗。美國評論家桑塔格以「反詮釋」(against interpretation) 直指藝術的直接感受是文字所無法完全取代的。誠如德國哲學家海德格的「此在」(Dasein) 現象——此時此地的親身存在感知。於此之際，藝術家最大的挑戰是：他細緻地將白色在低色調中扮演串連、穿透的元素，讓作品畫面、展場空間、介入觀者融合為冥思的有機整體，並指向啟蒙的可能性，英文題目暗示了這層意義：An Empty Room Turns White for Enlightenment。這裡的啟蒙並不是依賴外在的刺激，而是有如禪宗的頓悟(epiphany)，來自內在自發的力量。

簡單的優雅

世界之大，無奇不有；宇宙之廣，無所不包。不必複雜，回歸簡靜亦可理解這個既奇又廣的大千，重點在於心態，東西方哲學均有這類主張。一塊石、一片雲、一折枝，足以帶引吾人進入亙古洪荒或翱翔天際，需要的是媒介與想像，這是一種以靜制動的美學態度，對應於瞬息萬變的環境。英國詩人畫家威廉·布萊克 (William Blake) 說「一沙看世界，野花見天堂，手中握無限，短暫乃永恆」。詩名為《天真預言》(Auguries of Innocence)，呼應了「簡單的優雅」(the elegance of simplicity) 的概念，兩者具有理論上的親近性 (affinity)，都在強調純淨的力量。更早的中國唐代隱士龐蘊也有類似的感懷呼應之：「一念心清淨，處處蓮花開；一花一世界，一葉一如來。」易言之，傳說中的「世外桃源」不在遠方而在身邊，低頭俯拾或仰頭尋找即可，其實是「心」的轉變。

進入前述寧靜優雅的美學世界，我們需要的是「關注」與「關心」——用眼睛逡巡周遭，用心靈敏銳地體會四處。這種儀式猶如宗教祭典，讓身心狀態緩慢下來，得以專注於物我交融。劉善恆的藝術創作，首先讓我格外感受到的是作為「美學引路人」的角色，他帶領觀者進入冥思的視覺世界，一個趨近純與靜的心靈境界、東方美學的現代視野，在觀看與思維中安頓自我身心，超越性 (transcendence) 於焉可能產生。

他善於造景與造境，藉此引發「超越性心境」——身心狀態得以在簡逸的優雅中靜觀自我，容許美感醞釀與遨遊。「簡單的優雅」其實並不簡單，因為少即多、部分即全部。按照道家的說法，虛與白是萬物的源起，「道生一，一生二，二生三，三生萬物。」他的視覺裝置是有機的、穿透的，取用與古老東方的共通元素——自然中的煙雲、交錯的稜線、低階的灰調，邀約觀看主體在特定的空間開啟觀視的機制。探尋美學是觀賞者本身必走的歷程，劉善恆的創作循循善誘了這種在場的自我觀照，釀造了「主體間性」(intersubjectivity) 的潛能，身心、精神與自然得以鬆解、置換。

這樣看來，丹下健三的尼斯亞洲美術館與在此展出劉善恆的「虛室·生白」是和諧共鳴的，都具有「簡單的優雅」特質，值堪玩味再三。

天地、形外、態變

「虛室·生白」強調思考與觀視的身體乃美學存有狀態之體現。實體無法超越、黑域只有佔據，而虛空可帶來無限、佈白創造生機。這也是筆者開頭引用《秋日偶成》的原因：自然環境隨著人的感懷而起伏，是人的「心」決定了外在世界；但是，人則必須「繞道」，在可見形體之外方能通達宇宙之道理，要在變化中方有超越的契機，要放棄物質慾望才能顯現真我。從構思到呈現，來自華人文化背景又與日本的自然觀有緣的劉善恆，對物我兩忘的自然哲學有深刻的體會與呈現。

劉善恆的「虛室·生白」猶如「以手指月並非月」：這場藝術展覽的目的不是物質性的展示，而是美感空間的啟發與發酵。就像指向月亮的手指本身並不是月亮，而是介質，並非本質。手指並非終極目的，只有依著方向望向高掛在天空的那顆明月，才完成這場想像的旅程。劉善恆認為藝術不應強調材質與技巧的優越性，換言之，以「跨物質」的方式來跨越藝術作品的物理界限，是藝術經驗所追求的，在虛、在白、在流動。作為美感促成者的意義在於開發藝術媒介，邀約觀看主體進入這個玄冥空間呼吸吐納，感受生命的原初悸動之美。劉善恆的美學觀在暗示：美感的愉悅在簡約、空靈。視覺上的簡逸、聽覺上的無言，營造一個純與靜的氣韻環境，得以邀約想像馳騁。這場展覽的另類藝術體驗提示吾人，回歸有機的純粹性，找尋藝術本質，才是藝術。